

史鐵生與人性^{*}

Shi Tiesheng and the Nature of the Human

【英】司馬懿著 陳龍譯

[UK] Chloë STARR

作者簡介

司馬懿，美國耶魯大學教授。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Chloë STARR, Professor, Yale University, US.

Email: chloe.starr@yale.edu.

Abstract

This article approaches the contours of contemporary intellectual faith through the work of Shi Tiesheng (d.2012). Shi is frequently remembered in China as a “disabled writer,” while the theological depths of his writings on fate, life, and faith have rarely been the focus of attention. The article focuses on Shi's representation of the human across his fiction and nonfiction writings, arguing that the more explicitly religious nonfiction toward the end of his career offers a philosophical commentary on his earlier stories, and that his non-orthodox interpretations of Christian ideas provide important insight into the spiritual quests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Keywords: Chinese Christian fiction, nature of the human, Shi Tiesheng.

近年來在中國，在探究基督教思想方面，非基督徒的學者同教會神學家一樣活躍，而對基督教哲學與倫理學的討論，一些最富活力的成果並非出自教會神學院，而是來自大學。20世紀90年代至21世紀初，有關“文化基督徒”的論爭曾占據主導地位。^① 盡管隨着時間推移，這場論爭已讓位於其他議題，但其中關於身份認定的分歧延續至今。它超越了“誰能從事神學研究”的問題，旁及其他領域，其中包括了中國基督教文學研究，對史鐵生（1951—2010）的探討便是典例。他或被貼上“世俗作家”的標籤，或被質疑是否真有基督教信仰，或因其對佛教的濃厚興趣而不被視為基督徒。盡管許多中國基督徒主張，唯有施煒等人說教意味更為濃厚的小說才是“真正的”基督教文學，然而，對基督教思想最為深刻、最引人入勝的一些思考，恰恰來自那些難以被簡單貼上標籤的人，或者那些借助多元文化遺產來拒絕承認單一身份或固定身份的人。

史鐵生是20世紀末備受矚目的作家。對他而言，小說家的任務本質上與神學家無異：觀察與尋求理解。史鐵生對生死的深思，對神正論、愛的本質等基督教核心主題的反思，反映了生命與信仰的碎片化本質。對史鐵生以及同時代其他一些受基督教影響的城市知識分子而言，信仰中不存在絕對的確定性，也沒有任何對信仰的涇渭分明的

* 本文譯自Chloë Starr, “Shi Tiesheng and the Nature of the Human,” *Christianity and Literature*, Vol. 68, No. 1 (2018): 100-116。譯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西文明對話中的概念工具、思想綫索與雙向闡釋”（24&ZD241）階段性成果、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校級科研專項“中西文學互鑒的現代闡釋研究”（校20260243）階段性成果。[This study is supported by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Conceptual Tools, Intellectual Threads, and Mutual Interpretation in the Dialogue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s” (Project No.: 24&ZD241) and UCASS Research Project “Modern Interpretation of Mutual Learning betwee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Western Literature” (Project No.: 20260243).]

^① 參見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編：《文化基督徒——現象與論爭》，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7年。[Institute of Sino-Christian Studies ed., *Cultural Christian Phenomenon and Argument* (Hong Kong: Institute of Sino-Christian Studies, 1997).]——譯注

定義。神話與故事是探索超越性需求的常用要素。史鐵生在探討諸如人類面對死亡時賦予生命意義的必要性，或者精神與靈魂之分的本質等議題時，拒斥了正統基督教教條。本文不僅聚焦史鐵生對人性的探索，也關注如何能夠書寫信仰這一古老問題。史鐵生對人性的思考涵蓋了當代生存危機的諸多方面：科學的神話、看似無意義的命運、人類設計者的未來。史鐵生固然常被視作“殘疾作家”，但他對身體性與人類完美性的探究，在彰顯其神學人類學內容之餘，也超越了單純的倫理問題或殘疾體驗的範疇，有助於人們理解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追求。

一、思想語境與文學背景

批評家們給史鐵生貼上了各種標籤，從“輪椅人道主義者”（Wheelchair Humanist）到基督教作家再到佛教辯護士，但這些標籤各有各的問題。^①本文無意將史鐵生專門歸類為“基督教作家”，但若想讀懂史鐵生，尤其是他對人性的理解，就必須充分認識其深層的宗教觀念。史鐵生對創世論和生命末世論終點的理解，深刻影響了其對人生近況與終極圖景的解讀。誠然，史鐵生對人性的理解與許多人曾探討的身體經驗、殘疾體驗緊密相連，但上述這些因素並非截然分裂。

令人驚訝的是，在英語學界，史鐵生鮮少受到關注：在有關尋根文學、反腐文學與基督教文學的討論中，他被簡要提及，但極少成為研究焦點。^②這或是因為時機不巧（史鐵生發表作品時眾多中國文學

^① 近期英語學界將史鐵生作為殘疾作家來研究的成果是Sarah Dauncey, “Shi Tiesheng: Writing Disability into Modern Chinese Fiction,” *Chinese Literature Today*, Vol. 6, No. 1 (2017): 34–41。

^② 最近英語學界已試圖糾正這一研究缺陷，參見*Chinese Literature Today*, Vol. 6, No. 1 (2017)。

作品的英文選集恰好已經編纂完成了），或是因為其作品跨越了不同話語，但更重要的是因為他代表了一種充滿基督教哲思與殘疾自覺意識的少數聲音，與“中國現代文學”的傳統分類扞格不入。

在當代文學、政治與宗教話語中定位史鐵生，首先應考慮其作為“知青”或“下鄉青年”的經歷。史鐵生當時和其他3.3萬名知青一塊被下放到陝西“最艱苦的下放地”插隊。農村插隊工作給他帶來的殘疾，代表了整整一代人的遭遇。對史鐵生而言，宗教代表着一個民族的合法理想：倘若宗教被扭曲為狹隘或有害的政治，人民便會失去理想。

史鐵生的寫作還可被置於更大範圍的文化變遷背景中：從關注農民生活轉向城市生活，20世紀80年代初對農村小說的重新思考；“批判現實主義”的回歸；“尋根”運動；“傷痕文學”作品。史鐵生的創作可被歸入韓少功、莫言或王安憶等“新”農民敘事中，他們讓農民形象變得更加多樣，更少談論階級鬥爭。^①史鐵生的寫作強調人物的人性，聚焦人物的內心世界，尤其通過作者—敘事者這一角色來加以呈現。與他對農民的描繪類似，史鐵生既遵循了尋根文學的類型模式，又保持了自己的獨特之處：他的尋根不是為了更大的文化目標，而是為了他自己。

與其他知青作家的作品一樣，史鐵生的創作面臨着自我危機。正如梅儀慈（Yi-tsi Mei Feuerwerker）所言，這種自我危機源於“跨越城市與農村、過去與現在的時空邊界與文化界限”。^②現實主義框架無法承載分裂的自我與身份，而史鐵生與同代作家一樣，嘗試用敘事技巧來容納不確定性，質疑權威，並挑戰理想的完美身體形象。^③史

^① Yi-tsi Mei Feuerwerker, *Ideology, Power, Tex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188. 梅儀慈認為農民變成“一種新的話語主體”。

^② Ibid., 194.

^③ 薩拉·多茜（Sarah Dauncey）曾比較史鐵生對殘疾人的人性化描寫與當代尋根文學對“殘廢”和“畸形”的刻畫之間的區別。Sarah Dauncey, “Shi Tiesheng: Writing Disability into Modern Chinese Fiction,” 49–50.

鐵生的創作進入了更大範圍的對自我的反思與追尋：他強調主體性，將文學視作作家自我實現的過程。他曾說：“對我而言，小說已成為我進行思考的形式。”^①評論家們認為這一時期的其他作家身上缺乏一個“具有意識、連貫一致、遵循理性的個體敘事者或人物充當意義和目的的中心”，^②但在史鐵生身上，我們確實看到了一種強大的中心意識，即便它並未表現為一個統一的主體。

如果說20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中國文學與政治的整體語境構成了史鐵生創作與思考的大背景，那麼直接塑造了史鐵生創作與思想的乃是其生命中的兩個具體方面。第一個方面是殘疾，以及與之相關的痛苦、身體與盼望；第二個方面是史鐵生在自己與筆下人物的生活中對生命與意義的形而上學探索。在史鐵生的作品中，可以發現他重視殘疾人的權利，關注（社會科學）對人的重新定義，但他的創作也與“轉向個人”（turn to the person）的運動有關，並且質疑理論數據，認為它無法完全解釋現實人類生命的複雜性。從社會生物學到進化心理學，許多學科都在強調支配人類生命的非個人化體系與結構。近年來，中國的不同學科都在挑戰這種貶低與削弱人類主體地位的反人本主義傾向，史鐵生的作品為此作出了重要貢獻。與之相似，不管是神學中對神人同性論的質疑，還是對“上帝之死”後將人類主體當作意義之源的做法的質疑，如今都已讓位於對人類的重新理解，強調人類超越了生物過程。^③此種轉變為我們理解史鐵生的人類中心敘事提供了背景與進路。

影響史鐵生創作及其接受的另一個關鍵背景因素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基督教的蓬勃發展。學術性與學院派基督教的興起，以及所謂

^① Laifong Leung, *Morning Sun: Interviews with Writers of the Lost Generation* (New York: M.E. Sharpe, 1994), 153.

^② Yi-tsi Mei Feuerwerker, *Ideology, Power, Text*, 198.

^③ Christian Smith, *What is a Person? Rethinking Humanity, Social Life and the Moral Good from the Person Up*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的“文化基督徒”運動，與史鐵生的生平與創作有着特別的聯繫。自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的作家們從未像20世紀90年代城市中“基督教熱”盛行時那樣，對基督教的意象與隱喻如此開放或了解。史鐵生閱讀了劉小楓等學者的作品，並承認受到影響；他還與小說家北村等北京的城市基督教知識分子交往密切。盡管部分學者或主張史鐵生並非“嚴格意義上的基督教作家”——因其作品體現了一種融合禪宗與基督教的“基督教人文主義”或“私人宗教折衷主義”（private religious eclecticism），^①或認為史鐵生最後的信仰宣言指向佛教與基督教的二元性，^②但不管怎樣，要想理解史鐵生對人的書寫，信仰仍然至關重要。個人的信仰在一定程度上即便不是對自我保持模糊，也必須始終對他人保持模糊，但這種含混與不明晰，恰恰是史鐵生所描述的現代生活中的信仰危機/身份危機的特徵。

^① Nathan Faries, *The Inscrutably Chinese Church*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10), 223-224. 法瑞斯在該書第224頁提出，史鐵生的願景“是因受苦而得救（redemptive suffering），以及一個經過修正的基督教上帝，他利用世間的邪惡來塑造其子民的美德靈魂”。“因受苦而得救”肯定是史鐵生的神人關係觀的組成部分。

^② 參見陳朗在2017年6月香港理工大學“文學與哲學”會議上宣讀的論文《佛陀的歸來——論史鐵生的“混同之教”》。陳朗討論了史鐵生2010年的作品《畫信基督夜信佛》。陳朗梳理了史鐵生的信仰歷程：20世紀80年與佛教對話到達頂點，經過“現代存在主義”，到了20世紀80年代後期與90年代，作品中大量出現基督教的意象和語匯。陳朗認為，佛教是史鐵生最自然而然回歸的宗教。其他學者指出，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起，史鐵生愈發關注人類生存的問題——命運的意義、生命、靈魂等。譬如參見單元：《人性之思與心魂之舞——解讀史鐵生長篇新作〈我的丁一之旅〉》，《名作欣賞》2007年第3期，第45—51頁。[Shan Yuan, “Renxing zhi si yu xinhun zhi wu: Jiedu Shi Tiesheng changpian xizuo wo de dingyi zhi lv,” *Mingzuo xinshang*, No. 3 (2007): 45-51.]（陳朗的文章可見陳朗：《佛陀的歸來：史鐵生的文學與“宗教”》《當代作家評論》2018年第1期，第67—78頁。[Chen Lang, “Fotuo de guilai: Shi Tiesheng de wenxue yu ‘zongjiao’,” *Dangdai zuojia pinglun*, No. 1 (2018): 67-78.]——譯注）

二、書寫人類1：小說敘事

在史鐵生文集《靈魂的事》的封底，^①糟糕的英譯名“Think on Soul”^②下方印着出版社的中文推薦語，其中莫言寫道：“我對史鐵生滿懷敬仰之情，因為他不但是個杰出的作家，更是一位偉大的人。”這番高度贊譽恰好捕捉了我們所說的内容：史鐵生認為人類是朝向超越性的存在，^③並且追問神人關係究竟意味着人是甚麼以及應該是甚麼。正如莫言所暗示的那樣，有哲學基礎與神學根基的史鐵生所創作的作品對人產生了真正的影響。史鐵生所代表的人性與其宗教視野和創作實踐有關。史鐵生的作品風格溫和，表面上（至少從外部來看）似乎缺乏苦澀，但這不應使我們低估他作為下放青年所經歷的痛苦與折磨，以及由此導致的終生截癱。史鐵生坦承：“寫作是為了不讓自己死去。”^④

史鐵生的作品充滿了宏大主題：死亡、疾病、命運、夢想、愛情，亦遍布着原始隱喻：光明與黑暗、兒童的純真無邪以及對真理的感知。史鐵生從《聖經》中反復借鑒宏大神秘的故事與隱喻：亞當與夏娃、創世、約伯。這便是史鐵生作品中的第一個重要悖論：他的故事植根於日常生活的瑣碎細節，但恰也因此（或許是因為他筆下衆多無法移動的人物深受時空限制），想象力跨越了形而上學的廣闊之域（對史鐵生而言，想象力既是生命的象徵，也是對任何強制性限制體系的反抗）。第二個悖論在於：史鐵生的作品涉及原始、普遍的主題，但是以破碎化、片段化的敘事進行呈現的。這裏沒有史詩般的宏

^① 史鐵生：《靈魂的事》，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10年。[Shi Tiesheng, *Linghun de shi* (Tianjin: Tianjin Education Press, 2010).]

^② 本文作者給出的英譯名是“Matters of the Soul”。——譯注

^③ 對此可參閱卡爾·拉納（Karl Rahner）的著作。

^④ Laifong Leung, *Morning Sun: Interviews with Writers of the Lost Generation*, 163.

大規模，即便是史鐵生的長篇小說，如《我的丁一之旅》，^①也被切分為小片段，這些片段更像是記錄內心瞬間的筆記（回憶錄條目）而非章節。無論是短篇小說還是長篇小說，史鐵生作品的敘述聲音都是碎片化和多元化的，和張賢亮的創作方式相似，並且在不同的敘述形態中重復了相同主題。我們可能會期待散文集《靈魂的事》有一個更連貫的敘述視角，但在這部作品中，重病之時的夢境般狀態和對記憶的不斷質疑破壞了任何連貫的視角。我們實際上看到的是，虛構的隱含作者與非虛構的作者幾乎無法區分，史鐵生故意突破文學形式與規範，而他的散文充當了對故事的評論，並且是更為深刻、更為獨特的評論。

史鐵生的短篇小說《來到人間》提出了人何時算有了生命以及哪些人的生命值得關注的問題。生命的基本價值，乃至所有生命的基本價值，是史鐵生作品的核心主題。借着父親之口，一則嬰兒先天性軟骨組織發育不全的案例揭示了墮胎的陰影：

“她真還不如不來。”母親說。

“當初不如聽那個大夫的話。”父親說。

“其實，那時候她等於還沒有生命。”他又說。

“甚麼？”

“人是在開始懂事了，才算有了生命。”

“我沒懂你的意思。”

“那時候如果聽了大夫的建議，其實她一點都不知道痛苦。跟沒生她一樣。”

女的想了一會，說：“真的，是這麼回事。”^②

^① 中文題目的意思更為含混多義。正如小說敘事者開篇所言，“丁一”可以是姓名，可以是地名，也可以是我生命中的一個階段：我身為丁一的一段時光，或者我在丁一的一段時光。（本文作者將小說題目譯為“My Sojourn in Dingyi”。——譯注）

^② 史鐵生：《史鐵生精選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5年，第363頁。[Shi Tiesheng, *Shi Tiesheng jingxuan ji* (Beijing: Beijing Yanshan Press, 2015), 363.]

在20世紀70年代初西方學界關於墮胎的哲學辯論中，恰恰就有人同樣主張在自我意識形成之前，一個人還不完全算是真正意義上的人。^①上述故事中的孩子父母將這一觀點推向了其邏輯終點——殺害嬰兒，這必然會讓哲學批評家們驚駭不已：

“其實她現在也還甚麼都不懂。”男的說。

“這是命。”女的一下子沒懂他的意思。

“我是說，她現在也可以一點痛苦都沒有，跟沒生她一樣。”

“甚麼？你說甚麼？”妻子恐怖地看着丈夫。^②

隨着一團雲彩擋住月亮，屋裏完全黑暗，象徵主義在這個故事中占據了主導地位。^③當月光又落到地上，光象徵着理智，父親變得“清醒”：他明白，父母的愛無法讓孩子不受苦，但也不能否定這個生命。就像其他幾則故事一樣，在這個故事中，生命與價值的問題與認知真理（真相）的問題相互交織。父親堅持認為，孩子應該盡早知道自己是大腦袋且長得難看，並接受這一真相，從而以後不怕別人的嘲笑。“不！不！！”孩子喊起來，“我不是！我不是！爸爸、才、是哪！”^④一個幼童的認知是正確無誤的：真正醜陋的不是孩子的容貌，而是父親在努力不“說謊”時做出的判斷。

在這部作品中，史鐵生通過先天性軟骨組織發育不全的孩子揭

^① Michael Tooley, “Abortion and Infanticide,”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Vol. 2, No. 1 (1972): 37–65.

^② 史鐵生：《史鐵生精選集》，第364頁。[Shi Tiesheng, *Shi Tiesheng jingxuan ji*, 364.]

^③ 光是史鐵生小說中的重要象徵：在《原罪》中，十叔每天早上都要讓人把窗戶打開，讓陽光照進來，每當一道陽光照在他的床上，“在陽光中飛舞的是他的靈魂，在陽光中死去的是她的肉體”。（同上，第304頁。[Ibid., 304.]

^④ 同上，第369頁。[Ibid., 369.]

示了對生命本質的信仰，而信仰體系的本質及其對人類生存的貢獻，是史鐵生其它幾篇故事的主題。小說《原罪》對比了科學家父親的科學世界觀與說書人的神話故事。對史鐵生而言，講故事與人類核心經驗緊密相連。《原罪》通過一個孩子成年後的回憶展開敘述，其中心人物是四肢癱瘓的“十叔”。十叔的生活並非得益於孩子的那位“無法想象其他生活方式”的科學家的善意，而是源於十叔自己目不識丁的農民父親，他自制了一臺潛望鏡，為十叔打開了一扇窺見外部世界的小小窗口。身體生活的匱乏激發了這位卧床青年的豐富想象力，而正是這種想象力的滋養構成了故事的核心。當十叔用他的“神話”與包括敘述者在內的來訪孩子互動時，他將記憶、盼望與幻想融於故事之中，同時升華了自己的悲傷。對孩子的科學家父親而言，十叔的故事“都是違反科學的，對孩子沒好處”，^①而正因為這位父親是科學家，“他說甚麼，沒有人不信”。^②但對十叔而言，神話是現實的解藥，是超越並承受存在之痛的手段。正如《來到人間》中“醜陋”的真相無法幫助殘疾的孩子，十叔也選擇忽視主流的科學體系。他在孩子們“揭露”其病情真相後，大聲說道“我的病治不好了這我不比誰知道？所以我說我講的是個神話”，並補充道“一個人總得信着一個神話，要不他就活不成他就完了”。^③

在小說的敘述中，存在着兩種張力。第一種是“知而不覺”的張力：既接受又拒絕自我欺騙。正如十叔所言，“你活着就得相信一個甚麼東西是真的，你又得知道那不過是一個神話”。^④十叔的父親仍在耗盡家財購買治療十叔的藥物，十叔明知無效卻選擇隱瞞父親，並且出於憐憫，決定繼續欺騙自己的父親。人類自我犧牲的溫情是一種相互的行為，卻又充滿了悲劇色彩：十叔向父親隱瞞自己無法被治愈

^① 史鐵生：《史鐵生精選集》，第310頁。[Shi Tiesheng, *Shi Tiesheng jingxuan ji*, 310.]

^② 同上，第302頁。[Ibid., 302.]

^③ 同上，第309頁。[Ibid., 309.]

^④ 同上，第309頁。[Ibid., 309.]

的真相，意味着父親花掉了本可以為他自己娶妻的錢。第二種張力涉及所有敘事行為，正如不可靠的兒童敘事者提醒我們“我不保證我講的這些事都是真的”，^①只有講故事的事件或行為本身才是真實的。敘事者指出，“歷史都不過是一個故事，一個傳說，由一些人講給我們大家，我們信那是真的是因為我們只好信那是真的，我們情願覺得因此我們有了根，是因為這感覺讓人踏實，讓人愉快”。^②

敘事的真實性進一步受到十叔在敘事中出現的語音問題的影響，他講故事的時候會錯誤地使用“我”或“你”，孩子們會指出這些錯誤，這反而增加了故事的感染力。然而，對孩子們來說，科學家父親關於地球將會變老並走向毀滅的故事，盡管看似“真實”，卻同樣存在問題，敘事者暗示，父親的這些故事與十叔的神話一樣，同樣基於人為建構。孩子們質疑父親關於宇宙終結的科學理論，這體現了人們對於人為建構的真理以及權威機構用於說服人們接受這種真理的權力，懷有十分矛盾的心理，抱持不信任的態度。故事結尾處寫道：“人有權利不聽自己不喜歡的故事，因為，人最重要的一個長處，就是能為自己講一個使自己踏實使自己愉快的故事。”^③

小說《命若琴弦》同樣圍繞自我欺騙與信仰的主題展開。^④一位盲眼老三弦琴手堅信，若能彈斷一千根琴弦，便能照着藥方抓藥，治好眼睛，這一希望支撐他堅持彈琴五十年。當他意識到治愈方法不過是神話時，心弦因失望而斷裂，再也不想彈唱了。自欺的破滅最終帶來更深刻的覺悟：重要的是旅途本身，是生命之旅；三弦琴手漂泊不定的生活本身就很歡快：“那時有個東西把心弦扯緊，雖然那東西原是虛設。”^⑤覺悟帶來兩種選擇：抗拒命運或者接受命運。這位老三

^① 史鐵生：《史鐵生精選集》，第316頁。[Shi Tiesheng, *Shi Tiesheng jingxuan ji*, 316.]

^② 同上，第302頁。[Ibid., 302.]

^③ 同上，第316頁。[Ibid., 309.]

^④ 《命若琴弦》後來被陳凱歌改編為電影《邊走邊唱》，令史鐵生名聲大噪。

^⑤ 史鐵生：《史鐵生精選集》，第350頁。[Shi Tiesheng, *Shi Tiesheng jingxuan ji*, 350.]

弦琴手選擇了斯多葛主義式的被動接受，當小三弦琴手問他“幹嘛咱們是瞎子”時，他答道：“就因為咱們是瞎子。”^①

史鐵生筆下的其他人物則更多地掙扎於神正論的問題，小說中的相關討論主要圍繞命運或上帝展開。十叔曾提到，如果他被治愈了，他的父親會建造一座宏偉的寺廟作為感謝神仙，但如果神仙向他索要謝禮，十叔會這樣回應：“我就把他殺了。他要是能治這病，他幹嘛讓我這麼過了幾十年他才來？他要是治不了，他幹嘛不讓我死？阿冬，他是個壞神仙，要不就是神仙都像他一樣壞。”^②《宿命》的主人公在經歷了一場導致截癱的交通事故後，不斷尋找事故的原因或上帝的安排，仔細考察生活的細節與偶然性。例如，他專注於計算回家途中在小飯館裏吃包子所花費的時間，並懷疑是否是自己的貪婪導致了事故，補充道：“上帝如果因此而懲罰我，我就沒甚麼要說的了。”^③《宿命》探討了事故受害者對未來的盼望與計劃所遭受的巨大毀滅。這一主題在史鐵生的其他作品中反復出現：對事故本身“如果怎樣則會怎樣”的反復推演；受害者時間停止而他人生活繼續；事故帶來的內心動蕩與停滯；追尋具有意義的原因。隨着故事展開，主人公最終得出結論：事故的連鎖反應源於“狗放了個屁”，但同時認為“在我騎車出發去看歌劇的時候，上帝已經把莫非的前途安排好了。在劫難逃”。^④這種宿命論雖然使莫非得出“為甚麼？不為甚麼”的結論，卻因故事結尾的敘述而有所緩和或打斷：“上帝看這是好的，事情就這樣成了，有晚上有清晨，這是第七日以後所有的日子。”^⑤為甚麼會有宿命？何時會出現宿命？這則重述《創世記》創世敘事的片段，既給出了答案，又沒有給出答案。

^① 史鐵生：《史鐵生精選集》，第351頁。[Shi Tiesheng, *Shi Tiesheng jingxuan ji*, 351.]

^② 同上，第309頁。[Ibid., 309.]

^③ 同上，第326頁。[Ibid., 326.]

^④ 同上，第327頁。[Ibid., 327.]

^⑤ 同上，第331頁。[Ibid., 331.]

三、書寫人類2：散文反思

史鐵生的散文作品為虛構作品中那令人動容的基調提供了發人深省的對照。本節將圍繞上文論及的主題（想象的生活與超越的存在；命運的觀念與何為美好生活；信仰體系與存在的核心動力），探討史鐵生那些更具反思色彩的非虛構作品。

史鐵生虛構的許多人物能夠敏銳地察覺死亡，而這同樣體現在史鐵生本人對死亡的持久深思和對生命意義的不懈追問中。在《靈魂的事》一書的短序中，史鐵生將詩人徐志摩的詩句“輕輕地我走了，正如我輕輕地來”視為人生的絕佳表述。在他看來，死亡從來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一個過程；人是一點一點死去的。生命本身就是一個過程：一個人到來時，並不知道開端，直到其意識到這一點（這個觀點反映了《來到人間》中那位父親的前提假設，但拒絕了他的結論）。生命、死亡、時間與歷史皆取決於觀察的視角，小說家的任務便是通過望遠鏡般的觀察，洞察其意義。史鐵生指出，時間與習慣限制了我們，使我們陷於現實，把神奇消磨殆盡。然而，正如十叔所理解的那樣，人類的本質是通過盼望與夢想來超越現實。對史鐵生而言，夜晚與夢想象徵了這種超越：“因而我盼望夜晚，盼望黑夜，盼望寂靜中自由的到來降甚至盼望站到死中，去看生。”^①當身體被固定在床上或輪椅中時，心魂常在黑夜出行，拋下殘廢的軀殼、白晝的魔法與現實本身，進入“一切心魂的由衷的所在”，那裏替代了現實，能聽見夢者的訴說，游蕩的靈魂在此展開另一種戲劇，而唯有此處才是“文學”。

史鐵生曾寫道：“重病之時整天是夢。”^②病與夢在這種半睡半

^① 史鐵生：《靈魂的事》，第5頁。[Shi Tiesheng, *Linghun de shi*, 5.]

^② 同上，第1頁。[Ibid., 1.]

醒的狀態中交融，對史鐵生而言，這似乎是通向神聖的薄弱空間。他寫道：“夢裏我聽見，靈魂/像一只飛虻/在窗戶那兒嗡嗡作響/在顫動的陽光裏，邊舞邊唱……”^①《靈魂的重量》最初在2001年以《病隙碎筆5》為題發表，史鐵生在文中提醒我們，存在並不單指有形之物，無形的思緒也是存在，甚至更為重要。在這些筆記片段中，史鐵生搬來了其虛構作品《我之舞》（1986）中兩個鬼魂關於“我”是否死了以及死後生命以何種形式延續的辯論。他探討了生命是否有意義以及我們如何評判這一問題。^②他認為，這個問題更應被表述為：死亡是否終將粉碎生命的意義。生命的意義並非與生俱來的，而是後天構建的：“生命本無意義，是我們使它有意義，是‘我’，使生命獲得意義。”^③對史鐵生而言，這證明了“我”與“生命”並不是“一碼事”。他由此詳細討論了生命、精神與靈魂之間的差異，並解釋了為何“精神”（“她的精神不錯”中的“精神”）與“靈魂”不像有些人所認為的那樣完全是“一碼事”。

具有自我意識的精神生命使我們與低等動物區分開來；那種能夠知道自己狀態異常或者不是自己平常樣子的能力，則指向一種能夠督察我們精神狀態的特殊能力，並因此與精神本身區分開來。在此種等級次序中，靈魂位於精神之上，而精神又高於肉體的“我”。靈魂與精神的區別類似於相對與絕對的對立，而正如史鐵生所解釋的那樣，在信仰傳統中，對無限或絕對的稱呼是“神”（史鐵生用“他”來指代）。這種神性或神是“人之夢想的初始之據，是人之眺望的終

^① 史鐵生：《靈魂的事》，第1頁。[Shi Tiesheng, *Linghun de shi*, 1.]

^② 關於史鐵生對死亡的理解，可參見顧林：《信仰與救贖——史鐵生思想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博士論文，2015年，第二章。[Gu Lin, *Faith and Salvation: Research into Shi Tiesheng's Thought*, PhD dis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2015, chap. 2.] 史鐵生將對死亡的理性探究與對絕對虛無的否定結合起來，正如顧林所言，這種結合從探索（更具佛教色彩的）無我或（更為等級化的）“‘小我’融入‘大我’”，轉向對永恆和靈魂不朽的更大興趣。

^③ 史鐵生：《靈魂的事》，第98頁。[Shi Tiesheng, *Linghun de shi*, 98.]

極之點”。^①依史鐵生之見，精神與人類的肉身相系，能夠超越自我的部分則是靈魂。這種靈魂來自更高的源泉，即愛願，能夠向無限飛升；它不限於自我，甚或超越了個體由衷的祈禱。相反，肉身只帶來痛苦、羸弱、饑、渴、嫉妒和猜疑。史鐵生問道：“這就是他媽的生命？”^②

史鐵生在構築自己的觀點時，鮮少借用正統或傳統的基督教教義對精神與靈魂的本質看法，而是通過對宇宙自然法則的觀察，得出自己的定義。他在形而上學思辨或哲學神學領域最為得心應手，譬如他質疑自己是否主要通過肉體而成為其所是、自己是否始終是同一具肉體——這些問題旨在戳穿對人性的膚淺物質主義理解，並促使讀者思考有意識的存在究竟意味着甚麼。

對於自己小說中許多人物所提出的“為甚麼是我”“為甚麼得這種病”“為甚麼命運會這樣”等問題，史鐵生於1990年發表的半虛構想象性散文《好運設計》給出了發人深省的回答。史鐵生一開始建議那些自認為背運的讀者“獨自待一會兒，抽支烟，不妨想一想來世”。^③在列出自己對來世的期望清單（要聰明、漂亮、一副好身體：理想狀態下是卡爾·劉易斯的健壯優美、周恩來的瀟灑英俊、愛因斯坦的聰明智慧）後，史鐵生承認“命運從一開始就不公平”，^④但我們必須接受責任，學會如何與命運共處：這是那位經驗豐富的三弦琴手最終領悟的道理。在史鐵生構築的以自我為中心的夢想中，他可以選擇完美的自我設計，擁有一切地理和社會優勢來充分發揮其身體的完美。然而，進一步的反思表明，家財萬貫的父母、家庭的分外寵愛以及無憂無慮的未來“也是一種殘疾，也是一種牢籠”，^⑤生

^① 史鐵生：《靈魂的事》，第100頁。[Shi Tiesheng, *Linghun de shi*, 100.]

^② 同上，第101頁。[Ibid., 101.]

^③ 同上，第4頁。[Ibid., 4.]

^④ 同上，第4頁。[Ibid., 4.]

^⑤ 同上，第6頁。[Ibid., 6.]

活中一定程度的苦難和失望也是人們成材所必需的。史鐵生在接下去的幾頁裏，描繪了他理想中“好運設計”的完美人生：出生在普通知識分子家庭，享受無憂無慮的童年，與一群爛漫無猜的伙伴分享秘密並一起翻找冰箱裏能吃的東西；母親有知識，但不會關心書勝過關心孩子，不會把一腔希望全賭在孩子身上，而是會溫柔地傳遞對天地萬物的愛；中學時代獲獎無數，在不管是體育，還是功課，都表現出色——換句話說，在這樣的人生中，“你這個幸運的人，世界上最幸運的人，偏偏是你被上帝選作了美的化身”。^①通過將“天賦異稟”的觀念推向極致，史鐵生削弱了其筆下人物對上帝的控訴。這位“幸運”之人繼續着其生命旅程：就讀於最令人欣羨的大學，100米跑出10秒以內的成績，吸引大批女孩愛慕，卻始終拒絕她們，直到遇見一位堪稱“上帝的一個完美的作品”的女孩——但敘事者中途發問：你真的能在完美生活中飽嘗幸福嗎？難道不會感到膩煩嗎？沒有甚麼挫折坎坷要去戰勝，還能有成就感嗎？史鐵生指出，沒有痛苦和磨難，“你就不能強烈地感受到幸福。對了，那只是舒適只是平庸，不是好運不是幸福”。^②

由於這些缺陷，我們需要對設計進行重新評估和調整，在中間加設一些坎坷或磨難。鑒於醜陋或愚蠢之類的缺陷會破壞計劃，唯一值得考慮的只能是得了某種（非遺傳性）大病，並且後來完全康復。但即便如此，也有問題：在苦盡甘來的康復之後，除了那些被不斷用來憶苦思甜的灰暗時光外，完美的生活還剩下甚麼呢？設計變成了一種浮士德式的契約，因為敘事者採用了梅菲斯特般的誘導語氣。只有在幸運之人永遠是勝利者或一直在戰勝挫折時，設計才會有效：但即便在這種情況下，他最終也將碰見死亡。完全幸福的人生所存在的真正問題是它讓其他人對死亡的準備遠比自己充分。從來沒遇到過不可消

^① 史鐵生：《靈魂的事》，第11頁。[Shi Tiesheng, *Linghun de shi*, 11.]

^② 同上，第14頁。[Ibid., 14.]

除的痛苦或不可逾越的障礙的人，就像“一個被上帝慣壞了的孩子，從來不知道甚麼叫失敗”。^①在死亡到來之際，完美的勝利者可能會質疑他所有的成功都是為了甚麼；高尚地宣稱自己的成功會造福後人或為後人鋪路，其實都在掩蓋一個事實：設計都是為了自己。然而，如果其他人不能同樣享受幸福，沒有痛苦，那麼這還是真正的幸福嗎？這難道不是一種皮洛士式勝利（pyrrhic victory），^②就像魯迅筆下的阿Q一樣？史鐵生指出，唯有當人們開始更關注過程而非目的時，才能走出這一絕境。必須看透目標的虛無與絕望，才能領悟過程至關重要。生命的意義最終在於“你能創造這過程的美好與精彩”，^③而實現這種視角轉變的唯一途徑，便是經歷痛苦與絕望，“除非這樣的痛苦與你同在，永遠與你同在，你才能夠永遠欣賞到人類的步伐和舞姿，讚美着生命的呼喊與歌唱，從不屈獲得驕傲，從苦難提取幸福，從虛無中創造意義”。^④將生命視為過程的人毫不畏懼死亡，並且明白生命過程將繼續下去——“過程在到處繼續，在人間、在天堂、在地獄，過程都是上帝巧妙的設計”。^⑤

史鐵生堅持將生命與愛視為過程，我們可以發現，這種觀念受到了諸多環境與哲學因素的影響。其中，基督教的影響源自克爾凱郭爾（Søren Kierkegaard）、哈茨霍恩（Charles Hartshorne）以及後來的過程神學家科布（John Boswell Cobb, Jr.）和德日進（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⑥另外一個因素是史鐵生對出身論的反對。生命是一種過程，拒絕外在標籤與決定。史鐵生曾談及自己的“過程的理想

① 史鐵生：《靈魂的事》，第19頁。[Ibid., 19.]

② 指自身付出慘重代價而取得的慘勝。——譯注

③ 史鐵生：《靈魂的事》，第21頁。[Shi Tiesheng, *Linghun de shi*, 21.]

④ 同上，第22頁。[Ibid., 22.]

⑤ 同上，第22頁。[Ibid., 22.]

⑥ 德日進的影響借助了中國神學領袖丁光訓的詮釋。丁光訓在20世紀80年代寫下了《宇宙的基督》《來自解放神學、德日進神學和過程神學的啟發》，它們是丁光訓廣泛探究此前被忽視的國外神學進展的重要組成部分。

主義”，並解釋了他為何將過程置於目的之上，因為“目的意味着結束”，^①而理想沒有終點。他認為，儘管我們需要理想和信仰來解決靈魂的問題，但過程本身就是重點，理想要靠持續的過程去實現——而鑒於理想永遠無法被完全實現，“終極”的問題便永遠不是真正的終結。^②如果“好運設計”這個失敗的項目是史鐵生對人物生存焦慮的回應，那麼故事以敘事者轉變為作者的自傳式評論收尾，便為故事增添了一絲轉折。如果這種覺醒是真正的好運，那麼史鐵生為何還需要設計好運？他問道：“也許我現在就是命運的寵兒？”史鐵生立刻否定了這一敘事所導向的類似天主教“因受苦而得救”思想的結論。史鐵生反駁道：“上帝讓我終生截癱就是為了讓我從目的轉向過程，所以有那麼一天我終於要寫一篇題為《好運設計》的散文，並且順理成章地推出了我的好運？多謝多謝。可我不！可我不！我真是想來世別再有那麼多遺憾，至少今生能做做好夢！”^③他隨後悖論性地總結道：“上帝愛我！——我們設計的只剩這一句文字；也許從來就只有這一句話吧。”^④

信仰體系的問題在另一篇題為《愛情問題》的散文中再次出現。史鐵生在文中對這一問題進行了詳細評論，並間接回應了《原罪》中的那位科學家父親。雖然外星人可能通過頻率，將貝多芬的樂曲認作地球的標志，但史鐵生認為，銀河系的基調和標志是愛情。《愛情問題》探討了愛情與性的區別，還討論了諸如為何可以有多個异性朋友卻只能有一個愛人、為何要以愛情的名義限制性、為何如此美好的與性無關的愛情不該多向等問題（對最後一個問題的回答並非“不該這樣”，而是“不能這樣”；其原因與愛情的本質有關，愛情是克服异

^① 史鐵生、王堯：《“有了一種精神應對苦難時，你就復活了”》，《當代作家評論》2003年第1期，第48頁。[Shi Tiesheng and Wang Yao, “Youle yizhong jingshen yingdui kunan shi, ni jiu fuhuo le,” *Dangdai zuojia pinglun*, No.1 (2003): 48.]

^② 同上，第48頁。[Ibid., 48.]

^③ 史鐵生：《靈魂的事》，第22頁。[Shi Tiesheng, *Linghun de shi*, 22.]

^④ 同上，第22頁。[Ibid., 22.]

化的機制：若存在的孤獨背景能通過此類愛情而被克服，便無需婚姻之愛）。在對愛情的探究中，史鐵生指出，愛情如同“上帝”的觀念，挑戰了生活中備受推崇的以科學為基礎的證據文化（scientific-based evidential culture），“沒有甚麼能夠證明愛；愛情是孤獨的證明”。^①他從現實生活例子順利過渡到道德哲學層面，基於更明確的神學視角，主張孤獨是靈魂的問題，而非經濟問題或生理問題，而愛情正是對原罪异化的克服。^②亞當與夏娃在認識善惡後所感受到的羞耻感與價值差別，以及由此釀成的靈魂間爭鬥，是人類獨有的體驗：“這便是人類社會的獨有標記，這便就是原罪吧。”^③史鐵生指出，人類渴望遮掩與隱藏肉體與靈魂的羞處，從而造成深深的隔膜與孤獨。每個人都渴望走出孤獨，重返伊甸園：為此，他們不僅僅尋找性伴侶，更在愛中追尋靈魂的自由之地。史鐵生將“靈魂”作為作品標題的一部分，充分突顯了這一概念的核心地位。對愛人們而言，袒露肉體不僅僅是生理行為，更是靈魂自由的證據，以及靈魂之間相互渴望的體現。在脫去衣物、拿掉羞耻的無花果葉時，愛人們發現了彼此之間曾與上帝共在的那種親密無間。史鐵生從超越性高度對愛所進行的詮釋，或許並非正統神學觀點，卻契合了基督教將愛作為核心觀念的做法。

^① 史鐵生：《靈魂的事》，第26頁。[Shi Tiesheng, *Linghun de shi*, 26.]

^② 關於史鐵生將愛情與孤獨結合的做法，以及將其與“理想的”愛情相互聯結所存在的問題，更為詳細的討論參見顧林：《信仰與救贖——史鐵生思想研究》，第82-85頁。[Gu Lin, *Faith and Salvation: Research into Shi Tiesheng's Thought*, 82-85.]

^③ 曹榮錦（Alexander Chow）曾指出相較於新教神學或天主教神學，東正教神學由於其獨特的原罪觀，或許是一種更適合中國基督徒的神學框架。Alexander Chow, *Theosis, Sino-Christian Theology and the Second Chinese Enlightenment: Heaven and Humanity in Unit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135-137. 不過，相較而言，相信人類之愛至關重要的史鐵生在此要更進一步。

四、結語

在2003年與王堯的訪談中，史鐵生明確指出，文學的價值在於探索終極關懷與人文精神，文學存在的原因是人類擁有終極疑問。在史鐵生看來，文學中對求變求新的關注遮蔽了一個事實，那就是文學始終在千變萬化的世界中尋找不變之物。史鐵生在自己的作品與生活中，用大膽的思想挑戰了那種將科學和科學理性視作人類生活終極意義的流行觀點。他對人類的看法是溫和而積極的，肯定了身體區別與心靈差異。面對世上的苦難與邪惡，他拒絕選擇一個完美無瑕、精心設計的世界，在那裏，沒有甚麼值得追求與熱愛。

如果說小說揭示了內心世界，那麼本文就是在探討從史鐵生那代人強烈情感體驗中產生出來的更為微妙的精神表達形式或內心表達形式。雖然史鐵生的思想中充滿了基督教觀念和語匯，但他不認為需要將自己的思想或創作拘泥於正統的（“西方”）神學教條或教會教義。從史鐵生的非虛構或半虛構作品、文集集中的散文以及其他一些文章中，我們能更深刻地理解其成熟的宗教立場。虛構作品雖然可以作為獨立篇章來閱讀，但若是與其他散文作品對讀，則會讓人受益匪淺；“非虛構”作品可以被視作對虛構作品的更深層的神學詮釋。

殘疾與基督教話語密不可分：對肉體殘疾的體驗讓生命相信可以超越肉體，而倘若忽視宗教維度，我們將無法理解史鐵生對身體、苦難與命運等相關問題的看法。對史鐵生而言，自我並非僅僅是身體，人的本質也不在於肉體，而是在於“心靈之旅的過程”。“我”不受身體束縛，而我的靈魂跨越世代延續，只要人類的生命與愛持續存在，它便永恆存在。史鐵生質疑了占據主導地位的科學與社會科學對人類的解釋，轉而訴諸《聖經》中關於創造與苦難的敘事，並指向神話與夢，以尋求洞見。神學家大衛·凱爾西（David Kelsey）在其對人的著名研究中，提出了一種神本主義且基於三位一體的闡釋，追

問對於我們是誰以及我們如何存在，“一種相信神人積極互動的基督教信仰”究竟意味着甚麼。^①與之不同，史鐵生認為，盡管上帝與人類互動，但這種關係幾乎不可捉摸。理解神人關係的過程是我們自己的使命。對史鐵生而言，指向末世論終結的並非十字架本身，而是十字架之道；基督的受難並非贖罪，而是啟示人類生命的意義。與許多五六十歲的漢語基督教神學家一樣，史鐵生選擇以流動、含混的語言模式和敘事形式進行寫作，拒絕口號和定義，在宗教上保持“開放性”或者非教條主義，而在挑戰他人觀點時並不強加自己的權威。這與年輕一代的基督教思想家和作家形成鮮明對比，這些人所宣揚的非黑即白的確定性，恰恰凸顯出史鐵生處於信仰的灰色陰影地帶。

譯者簡介

陳龍，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文學院副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與闡釋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Introduction to the translator

CHEN Long, Associate Professor at Schoo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er at the Center for Literature and Hermeneut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Email: chenlong@ucass.edu.cn

^① David Kelsey, *Eccentric Existence*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2009), 159.

參考文獻 [Bibliography]

西文文獻 [Works in Western Languages]

- Chow, Alexander. *Theosis, Sino-Christian Theology and the Second Chinese Enlightenment: Heaven and Humanity in Unit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 Dauncey, Sarah. "Shi Tiesheng: Writing Disability into Modern Chinese Fiction." *Chinese Literature Today*, Vol. 6, No. 1 (2017): 34–41.
- Faries, Nathan. *The Inscrutably Chinese Church*.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10.
- Feuerwerker, Yi-tsi Mei. *Ideology, Power, Tex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Kelsey, David. *Eccentric Existence*.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2009.
- Leung, Laifong. *Morning Sun: Interviews with Writers of the Lost Generation*. New York: M. E. Sharpe, 1994.
- Smith, Christian. *What is a Person? Rethinking Humanity, Social Life and the Moral Good from the Person Up*.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 Tooley, Michael. "Abortion and Infanticide."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Vol. 2, No. 1 (1972): 37–65.

中文文獻 [Works in Chinese]

- 顧林：《信仰與救贖——史鐵生思想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博士論文，2015年。[GU Lin. *Faith and Salvation: Research into Shi Tiesheng's Thought*. PhD dis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2015.]
- 單元：《人性之思與心魂之舞——解讀史鐵生長篇新作〈我的丁一之旅〉》，《名作欣賞》2007年第3期。[SHAN Yuan. "Renxing zhi si yu xinhun zhi wu: Jiedu Shi Tiesheng changpian xizuo wo de dingyi zhi lv." *Mingzuo xinshang*, No. 3 (2007).]
- 史鐵生：《靈魂的事》，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10年。[Shi Tiesheng. *Linghun de shi*. Tianjin: Tianjin Education Press, 2010.]
- 史鐵生：《史鐵生精選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5年。[Shi Tiesheng. *Shi Tiesheng jingxuan ji*. Beijing: Beijing Yanshan Press, 2015.]
- 史鐵生、王堯：《“有了一種精神應對苦難時，你就復活了”》，《當代作家評論》2003年第1期。[Shi Tiesheng and Wang Yao. "Youle yizhong jingshen yingdui kulan shi, ni jiu fuhuo le." *Dangdai zuojia pinglun*, No.1 (2003).]